

【历史研究】

渤海德里府、德理镇与边州军镇设防问题考*

王孝华 刘晓东

摘要:渤海国边镇德里府之名称应该采用“四库本”《唐会要》的记载,而非“殿本”《唐会要》的显德府。渤海国在周边区域设置军镇和对部族的监管押领机构,既可屏蔽边界,维护自身安全,亦可伺机主动出击,对敌对方构成压力,起到震慑或制衡作用。同时,渤海国边防军镇的设置也有着扼守和维护边防交通要道的特殊任务。加上德里府,渤海国周边军镇应有六条通道。德里府之地原为黑水靺鞨勃利州,勃利与德里,应是音译的不同。

关键词:渤海国;军镇;德里府;德理镇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7-0125-06

渤海与黑水靺鞨接界州府到底是德里府还是显德府,在文献史料上一直含混不清,其根源就在于对其出处《唐会要》原文征引的不同。如1992年出版的《渤海史料全编》征引的文字是“今黑水靺鞨界,南与渤海国显德府(接)”^[1]。如果不做史料辨伪,仅根据这些文字,人们自然就会认为渤海国与黑水靺鞨接界的州府是显德府。不仅是《渤海史料全编》引文如此,2013年出版的《东北历史地理》亦作:“今黑水靺鞨界,南至渤海显德府。”^[2]尽管有学者对《太平寰宇记》中的“德理府”、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中的“德理镇”等相关史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讨,但大都没有从史料源头,即《唐会要》版本上作深入研究,来解决渤海与黑水靺鞨接界州府到底是德里府还是显德府的问题^①。只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然后才能与《太平寰宇记》中的“德理府”、《边州入四夷道里记》中的“德理镇”等相关史料有机结合,进而拓宽视野,展开对渤海黑水道交通乃至渤海边防军镇等设防方面问题的研讨,从而把相关问题从新的视角引向深入。

一、渤海国德里府名称辩证

渤海国德里府之名最早见于《唐会要》,但多年来学术界一直没有对其认真研讨。按《唐会要》为北宋王溥编撰,收录了包括唐苏冕《会要》、崔铉《续会要》,以及现已失传的多种唐代典章实录,是研究唐代政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宋刻本《唐会要》久已不存,仅有抄本流传。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开馆,经馆臣校订补正,形成了武英殿聚珍本和四库全书本两个版本。这样,《唐会要》就出现了两个系统,前者被称为殿本系统,亦称通行本系统,后者则被称为四库本系统。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会要》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会要》均为殿本系统^②。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会要》则为四库本系统^③。

渤海德里府之名首见于“四库本”《唐会要》卷九十六,作:“在(今)黑水靺鞨界,南近渤海国德里府,北至小海,东至大海,西至室韦,南北约二千里,东西约一千里。”^{[3]385}而这段记载在“殿本”《唐会

收稿日期:2022-04-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壁画视角下的高句丽文化研究”(17VGB014)。

作者简介:王孝华,女,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吉林长春 130032),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北方文物》执行副主编(黑龙江哈尔滨 150008)。

刘晓东,男,黑龙江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黑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要》卷九十六中则作：“今黑水靺鞨界，南与渤海国显德府，北至小海，东至大海，西至室韦，南北约二千里，东西约一千里。”^④

“殿本”流传甚广，故有通行本之称。如 20 世纪出版的《渤海史料全编》和最近出版的《东北历史地理》均转录了“殿本”的上述记载，而忽略了“四库本”的记载^⑤。另外，更多学者在研讨渤海、黑水靺鞨、室韦及相关区域道里方位时似乎也不约而同地忽略了“四库本”《唐会要》，而一脉相承地引录了“殿本”《唐会要》载录的这条史料^⑥。

按“四库本”《唐会要》所记渤海与黑水靺鞨接界州府为德里府，“殿本”《唐会要》记载渤海与黑水靺鞨接界州府为显德府。渤海学界所以取“殿本”的“显德府”而不取“四库本”的“德里府”，推测其重要原因就是《新唐书·渤海传》载录的渤海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中有“显德府”之名，而无“德里府”之名^⑦。但必须指出，取“殿本”“显德府”尤有不妥。《新唐书·渤海传》云：“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领龙、湖、渤三州。其南为中京，曰显德府，领卢、显、铁、汤、荣、兴六州。”^{[4]6182}可见显德府之北尚有龙泉府。故渤海显德府不可能是渤海与黑水靺鞨接界之州府。

那么，渤海与黑水靺鞨接界州府到底是“德里府”还是“显德府”，这就需要“对‘四库本’《唐会要》和‘殿本’《唐会要》进行版本校订方面的研讨。据学界多年研究，与‘四库本’相比，‘殿本’《唐会要》所存问题颇夥。对此，刘安志已明确指出：‘殿本不少内容经过了四库馆臣的增删改补，已非《唐会要》原貌，今人用之，当慎之又慎，切不可笼而统之视为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原始资料。’^{[5]188}由此可见，学术界偏信‘殿本’《唐会要》而忽略‘四库本’《唐会要》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四库本’《唐会要》记载的‘德里府’应该比‘殿本’《唐会要》记载的‘显德府’更为可信。

证之以《太平寰宇记》，其卷一七五《勿吉》云：“今黑水靺鞨界，南与渤海国德里府，北至小海，东至大海，西至室韦，南北约二千里，东西约一千里。”^[6]这里，黑水靺鞨与渤海接界的州府恰恰是“德里府”，而不是“显德府”。这也说明“德里府”在某些文献中亦作“德里府”。又《新唐书·地理志》引唐宰相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云：“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

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其北经德里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4]1147}这里黑水靺鞨与渤海接界的“德里镇”显然也是与“德里府”（德里府）一脉相承的。

另外，中外学者已经究明，“殿本”《唐会要》尚有馆臣增目补撰情况，如卷九十六的《渤海》目，就是馆臣拆分抄本《靺鞨》目内容而来，并据其他典籍增补了相关文字^⑧。

“殿本”《唐会要》正像刘安志指出的那样，为完成清廷钦定之任务，四库馆臣对《唐会要》进行了加工整理，馆臣的学识素养和工作态度及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理质量的高低。面对“脱误颇多”的《唐会要》抄本，馆臣只能利用其他史料予以加工完善，“但对相关记载进行增删改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反映了整个整理工作的粗疏与率意。因为经四库馆臣增删改补后的文字，均在客观上新建了不少‘史实’，不仅导致相关记载出现混乱，也给今人研究造成极大困扰。如改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永泰二年’为‘永徽二年’，删除原抄本‘为大都护’四字，导致唐代存在‘六大都护府’之说，增补唐代宰相名数等，皆为显例。因此，对殿本《唐会要》存在的诸问题，我们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尽可能避免出现‘日用而不知’的状况”^{[5]188}。

由此可见，渤海与黑水靺鞨接界州府应以“四库本”《唐会要》记载的“德里府”为准。而“殿本”《唐会要》的“显德府”，应是四库馆臣在整理加工《唐会要》时，对照《新唐书·渤海传》渤海州府名称后，改写抄本原文的“德里府”后出现的。

二、从德里府（德里府）、德里镇看渤海国边州的军镇设防

渤海国典章制度仿效唐朝，其军事设施也应如此。唐代在边疆州府设置军镇，有着成熟的边防体系。《唐会要》《太平寰宇记》记载渤海德里府（德里府）与黑水靺鞨接界，《边州入四夷道里记》记载渤海德里镇与黑水靺鞨接界。德里府（德里府）应是从行政区划方面的称谓，德里镇应是军镇设防方面的称谓。唐代边州驻防节镇，有时既可以州府称之，亦可以节镇称之^{[7]32}，故渤海德里府亦可称德里镇。我们认为渤海在边防设置方面很可能取法唐制，即也应有比较成熟的军镇驻防体系。

渤海建国初期，黑水靺鞨与其势力近乎等大。

黑水靺鞨朝唐需假道渤海,还与渤海一起“请吐屯于突厥”^{[4]6180}。“开元十三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录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8]5359} 按此,黑水靺鞨已是军、府一体,渤海不可不备。开元十三年(725年),黑水靺鞨越过渤海与唐交往,且置军设府,不能不引起渤海警觉。《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渤海二世王大武艺语云:“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今不计会,即请汉官,必是与唐家通谋,腹背攻我也。”^{[8]5361}《新唐书·渤海传》所载与此基本相同^⑨,正是大武艺有此顾虑,才导致了渤海北击黑水之举,进而也导致了渤海与唐一度构怨。就黑水府内设置了常备军——黑水军一事而言,渤海也必然会有相应举措。尽管渤海大武艺北击黑水获得很大收获,土宇进一步扩大,但其在与黑水接界州府的设防却不会放松。故渤海在与黑水靺鞨接界州府设置军镇,留有常备军队驻防,也应是必然之举。

渤海不仅在与黑水靺鞨接界州府设立军镇,其在与契丹接界州府也设置军镇,留有常备军队驻防。《新唐书·渤海传》所谓“扶余故地为扶余府,常屯劲兵捍契丹”^{[4]6182},说明渤海在其与契丹交界处的边疆重镇扶余府就屯有常备重兵,即设置了驻府军队。金毓黻曾云:“契丹壤接扶余,日渐强大,故渤海以劲兵屯于扶余。其后辽太祖攻下扶余,击破劲兵,则其他如破竹之势矣。”^[9] 正是因为渤海防御契丹的主力驻军设置在扶余府,故辽太祖攻下渤海扶余府这个军事重镇后,就可长驱直入,直逼渤海上京城了。

渤海在与新罗接界之处亦应有军镇设置。《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记载,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宪康王十二年)春,北镇奏:‘狄国人入镇,以片木挂树而归。’遂取以献。其木书十五字云:‘宝露国与黑水国人共向新罗国和通’”^[10]。金毓黻认为这是渤海“以渤利黑水部人与新罗通,遣人人新罗北镇,挂片木警之”^[11]。新罗与渤海关系一直不睦,而渤海后期黑水靺鞨势力再度抬头,故渤海使人入新罗边镇“挂片木警之”。我认为,在渤海边境与新罗北镇相对应的亦当有渤海军镇驻防。此入新罗北镇“挂片木警之”者,当系渤海边防军镇派人所为。

唐代周边军镇体系完备,边防州府驻军皆有定员。如《旧唐书·地理志》云:“平卢军节度使治在营州,管兵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平卢军,在营州城内,管兵万六千人,马四千二百匹。卢龙军,在平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匹。”^{[8]1387} 故渤海周边军府常备驻军人数也不会太少。《辽史·萧阿古只传》云:“渤海既平,改东丹国。顷之,已降郡县复叛,盗贼蜂起。阿古只与康默记讨之,所向披靡。会贼游骑七千自鸭绿府来援,势张甚。”^{[12]1350} 这里,来自鸭绿府的“游骑七千”亦主要应是来自鸭绿府的常备驻军。

唐对边疆羁縻州府及少数民族政权设置监管押领机构,如《新唐书》卷六十六《方镇表三》,开元二十八年,“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4]1386}。《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元和十五年(820年)秋七月乙卯,“平卢军新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赐印一面,许置巡官一人”^{[8]479}。推测渤海也曾仿照唐廷,在自己周边临州府对相关部族设置监管押领机构。渤海二世王大武艺在给日本圣武天皇国书中的“武艺忝当列国,监总诸蕃”^⑩,三世王大钦茂在给日本圣武天皇国书中的“钦茂忝继祖业,监总如始”^⑪,均可间接反映出渤海对周边部族的监管。“殿本”《唐会要》卷九十六和“四库本”《唐会要》卷九十六均有如下记载:“贞元八年闰十二月,渤海押靺鞨使杨吉福等三十五人来朝贡。”^⑫ 可见渤海对周边部族的确设置了监管押领机构。这种机构只能设置在渤海与周边部族的临州府中。《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8]1387} 可见唐代边州军镇长官可由州府节度长官兼领,故渤海亦应一如唐制,即杨吉福应是渤海边疆州府长官,“押靺鞨使”则是其兼领之职,同时他也应是统领其边州军镇的最高长官。

渤海在周边区域设置军镇,既可屏蔽内地,维护自身安全,亦可伺机主动出击,对敌对方构成压力,起到震慑或制衡作用。同时,边防军镇的设置也有着扼守和维护边防交通要道的特殊任务。

《新唐书·渤海传》云:“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鸭绿,朝贡道也。长岭,营州道也。扶余,契丹道也。”^{[4]6182} 上述五道,均为渤海与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龙原、南海、鸭绿、长岭、扶余五府也均在渤海周边,故也均应有军镇设置,有

常备军队驻防。其边防军镇除了守土御边之外,还有控制交通要道的需要。上述五条交通要道,东向与西向各有一条,即东向的龙原府控制的日本道,西向的扶余府控制的契丹道。南向有三条,其中两条与唐沟通,即鸭绿府控制的朝贡道和长岭府控制的营州道,另一条则是由南海府控制的新罗道。但是《新唐书》中提到的这五条交通要道中唯独没有北向的。

其实,渤海北向确有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应与上述五条交通要道并重。如果说前述五道均应有军镇设置,有常备军驻防,则北向的交通要道亦应与其相同。渤海北向的交通要道应是前引《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所云:渤海王城,“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4]1147}的渤海入黑水道。同样,对黑水来说,则是黑水入渤海道。考古发现所证实的这条交通要道即由牡丹江南城子古城与牡丹江边墙所限定的黑水道,其重要性应与《新唐书·渤海传》载录的其他五条要道等同^⑬。

南城子古城南北长 580 米,东西宽 450 米,周长 2060 米,已被学术界认定为渤海上京龙泉府所领之渤海。南城子古城“是渤海上京城以北牡丹江沿岸目前发现的最大渤海古城,与上京城皆居牡丹江右岸。此城东有老爷岭挺拔的山峰,正为天然屏障,可谓有险可守;西临牡丹江正流,恰扼牡丹江水路,可谓交通方便”^{[13]32}。牡丹江边墙则位于牡丹江左岸,与南城子古城隔江相对。“牡丹江边墙的东端起自牡丹江左岸江西村西沟北山主峰,然后向西北延伸,顺着张广才岭东部余脉由低渐高的自然地带,穿山越谷”,“最后消失在海拔 740 米高的西北砬子北坡,长约百里”^{[13]32}。南城子古城与牡丹江边墙隔江相对,呈呼应式配置。“毫无疑问,两者之间的缺口,肯定是渤海黑水道必经之处。令人叹服的是,这种隔江呼应的设防形式,既能扼止黑水南进,屏蔽上京安全,又能有效控制黑水道交通。”^{[13]34}孙秀仁、朱国忱较早对此表示认同,并进一步指出:“这条交通道的具体经路是自‘渤海王城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一些研究渤海国疆域及历史地理的著作,虽也曾在论述渤海交通 5 道后也顺便提及这条‘上京黑水道’,但大多未能将其作用与意义视同一如其余 5 道”,“应正式把上京黑水道归入渤海主要交通干线中,合为 6 条,这较为符合渤海国历史实际”^[14]。现在看,渤海周边对外六大交通要道

的观点已逐渐被渤海史家所接受^⑭。

其实,唐的军镇设置亦多在依山傍水、进可攻退可守的交通要道上。如卢龙军镇即处于燕山和滦水相交之地,“以卢龙塞道为依托和屏障而建,可谓依山傍水。同时,卢龙古塞又位于卢龙军镇与北方少数民族交界地带,成为卢龙军作战防守的天然屏障”^{[7]10}。又“卢龙塞亦名卢龙道,又名长蜚,自古以来一直作为沟通华北平原和东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其位置在河北燕山附近,自蓟县东北经遵化县一路向东,顺滦河河谷转向东进入大凌河流域,地理形势极为险要”^{[7]9}。

南城子古城与牡丹江边墙的设置与此类同,其正处于渤海与北部黑水靺鞨临界地带的前沿。渤海其他五道的设防形式目前考古发现方面尚不十分清楚,但黑水道的设防形式已经十分清楚。南城子古城与牡丹江边墙隔江呼应的设防形式非常有利,既有守土御边的功能,也能有效控制黑水道的交通,故其正是渤海德里府(德理府)、德理镇边防军镇设置的最佳选地。

三、渤海德里府与渤海之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在探讨渤海的黑水道之前,曾研讨过渤海国渤州的沿革问题^⑮。《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云:“开元十年,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4]6178}可见此时黑水即有勃利州。《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则云:“(开元十年)闰五月,黑水酋长亲(倪)属利稽来朝,授勃州刺史,放还蕃。勃,蕃中州也。”^[15]可见勃利州也可简称勃州。大武艺北击黑水,“斥大土宇”,应先得黑水勃利之地。渤海州府,多沿以往部族故地旧称。如见于日本《六国史》第二部《续日本纪》中的若忽州、木底州、玄菟州等^⑯,均不见于《新唐书·渤海传》,即是渤海早期沿用高句丽旧称之证。故此,《渤海国渤海考》指出:“黑水靺鞨已有勃州,乃勃利州之省称。当以黑水勃利部所置。按渤、勃,古通用无别。如《史记·司马相如传》有‘浮勃澹’,《汉书·司马相如传》作‘浮渤海’。再如渤海国之渤海,新、旧《唐书》均作‘渤海’,《资治通鉴》则作‘勃海’。近年新出土的唐张光祚墓志,记有张光祚大历年间出使渤海国之事,志文中渤海,亦作‘勃海’。故此,渤海州亦可作勃州。”^{[16]42}

关于渤海与黑水接界的州府,之前我们只看到

了“殿本”《唐会要》记载的“显德府”，而没有看到“四库本”《唐会要》记载的“德里府”，故此，就认为渤海上京龙泉府所领之渤海是黑水靺鞨勃州的直接沿袭，而忽略了“德里府”的问题。现在看来，渤海得黑水勃州之地后，一度将勃州升格为府，亦即“德里府”，《太平寰宇记》称之为“德理府”，《边州入四夷道里记》称之为“德理镇”。黑水勃州亦称勃利州，德里、德理、勃利，当为不同的汉字译音。即如南城子古城，所在之荒甸，旧称博勒棵甸子，俗呼博力甸子，其南有山，称之为博力哈达（哈达即满语山峰之意），其东有河，称勒勒河，俗呼勒力河。这里，博勒、博力、勒勒、勒力均为不同的汉字译音^[16]43，从中亦可看到渤海渤海“渤”字的古音传统。

《唐会要》有关靺鞨、渤海方面的纪事止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当成书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德里府、德理镇的称谓均早于《新唐书·渤海传》所载录的上京龙泉府所领的渤州的称谓。《新唐书·渤海传》所载录的渤海京、府、州的称谓是渤海十世王大仁秀（大仁秀继位于818年）厘定州府后的称谓^⑩。由此可见，大仁秀厘定州府后，又把德里府降格，恢复到黑水靺鞨最初州的地位，仍称之为渤海，归为上京龙泉府所属。

其实，渤海十世王大仁秀厘定州府之后也仍有州府名称方面的变化。据魏国忠等学者研究：“渤海晚期，似乎对地方行政区划和机构又做了新的调整。其具体情况虽然不详，却在《辽史·地理志》的记载中可以找到它的蛛丝马迹。诸如‘凤州，稿离国故地渤海之安宁郡境’；‘盐州，本渤海龙河郡’；‘穆州，保和军，刺史，本渤海会农郡’；‘贺州，刺史，本渤海吉理郡’；‘辰州，奉国军，节度，本高丽盖牟城。唐太宗会李世勣破盖牟城即此。渤海置盘安郡’；‘正州……渤海置沸流郡’；‘广州……渤海为铁利郡’；‘双州，保安军，下，节度。本渤海挹娄故地，渤海置安定郡’；‘咸州，安东军，下，节度。本高丽铜山县地，渤海置铜山郡’……如此等等，均不见于‘十五府六十二州’之列，应是9世纪晚期进行了调整的具体反映。”^[17]这些认识应该是客观可信的，因为渤海从高王、武王、文王的建国早期，到十世王大仁秀厘定州府时期，乃至渤海晚期，其州府的称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另外，《辽史·地理志》还载有渤海末期似有节度使的设置^⑪，这就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了。

结 语

通过以上研讨，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渤海与黑水靺鞨对峙时期的接界州府应以“四库本”《唐会要》记载的“德里府”为准。而“殿本”《唐会要》的“显德府”，应是四库馆臣在整理加工《唐会要》时，对照《新唐书·渤海传》渤海州府名称后，改写抄本原文的“德里府”后出现的。

第二，唐代在边疆州府设置军镇，有着成熟的边防体系。渤海仿效唐朝，亦在周边区域设置军镇。即如南城子古城、牡丹江边墙构筑的德里府、德理镇的设防形式，可直接屏蔽上京安全，控制黑水道交通。这种军镇设防体系既可屏蔽内地，扼守交通要道，维护自身安全，亦可伺机主动出击，对敌对方构成压力，起到震慑或制衡作用。

第三，德里府之地原为黑水靺鞨勃利州（亦作“勃州”）之地，德里、勃利音近，乃是渤海二世王大武艺“北击黑水”所得，入渤海后改称“德里府”。渤海晚期厘定州府后又把德里府降格，恢复到黑水靺鞨最初州的地位，称之为渤海。勃、渤通用，此乃沿用黑水勃州之旧称，归为上京龙泉府所属。

注 释

- ①参见陈显昌：《论渤海国的疆域》，《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2期；刘晓东、祖延苓：《南城子古城、牡丹江边墙与渤海的黑水道》，《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王禹浪：《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孙进己、冯永谦总纂：《东北历史地理·唐代东北的民族与建置》（第七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49页；刘加明：《渤海国“北进”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②参见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③参见王溥：《唐会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④参见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第1723页；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041页。⑤参见孙玉良编著：《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25页；孙进己、冯永谦总纂：《东北历史地理·唐代东北的民族与建置》（第七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49页。⑥参见安虎森、陈才：《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日本海地名溯源考》，《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4期；李德山：《黑水靺鞨史论》，《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李秀莲：《黑水靺鞨源流考辨》，《黑河学院学报》2017年第12期；刘迎胜：《鲸川与鲸海小考：古代东亚图籍中的日本海——韩日有关日本海/东海名称争议的中国视角》，《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⑦⑧⑨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6182、6180页。⑩参见古知微：《〈唐会要〉の渤海の項目について》，《朝鲜文化研究》（第8号）2001年；刘安志：《“唐会要”清

人补撰综考》,《中华文史论丛》2019 年第 1 期。⑩大武艺致日本圣武天皇国书见《续日本纪》卷十,转引自孙玉良编著的《渤海史料全编·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第二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第 241 页。⑪大钦茂致日本圣武天皇国书见《续日本纪》卷十三,转引自孙玉良编著《渤海史料全编·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第二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第 245 页。⑫参见王溥:《唐会要·鞞鞞》卷九十六,中华书局,1955 年,第 1724 页。⑬参见刘晓东、祖延苓:《南城子古城、牡丹江边墙与渤海的黑水道》,《北方文物》1988 年第 3 期。⑭参见魏存成:《渤海考古·对外交通及相关遗迹》第二章,文物出版社,2008 年,第 170—171 页;马一虹:《鞞鞞、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鞞鞞诸部与渤海的关系——以黑水部为中心》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94—95 页;魏国忠等:《黑龙江通史·隋唐卷·唐朝黑龙江地区的经济与交通》第九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357 页。⑮参见刘晓东、罗葆森、陶刚:《渤海国渤海考》,《北方文物》1987 年第 1 期。⑯参见《续日本纪》卷十三记有渤海“若忽州都督胥要德”、卷二十一记有“渤海大使辅国大将军兼将军行木底州刺史兼兵部少正开国公杨承庆”、卷二十二记有“渤海使辅国大将军兼将军玄菟州刺史兼押衙官开国公高南申”,转引自孙玉良编著《渤海史料全编·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⑰参见刘晓东:《关于渤海五京制起始年代的说明》,《东北史地》2009 年第 3 期。⑱《辽史·太祖纪下》(卷二)云,天显元年(926 年)“二月庚寅,安边、郑颀、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慰劳遣之”。脱脱:《辽史》,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350 页。

参考文献

[1] 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25.
[2] 孙进己,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唐代东北的民族与建置:第 7 编

[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449.
[3]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07 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 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刘安志.清人整理《唐会要》存在问题探析[J].历史研究,2018(1).
[6] 乐史.太平寰宇记:第 8 册[M].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3342.
[7] 梅玉凤.唐代卢龙军镇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3.
[8]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唐晏,黄维翰,金毓黻.渤海国志三种[M].王承礼,张中澍,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456.
[10] 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朝鲜古籍中的渤海史料(第三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392.
[11]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M].吉林:《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569.
[12]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 刘晓东,祖延苓.南城子古城、牡丹江边墙与渤海的黑水道[J].北方文物,1988(3).
[14] 孙秀仁,朱国忱.渤海国上京京畿南北交通道与德理镇[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3):47.
[15] 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448.
[16] 刘晓东,罗葆森,陶刚.渤海国渤海考[J].北方文物,1987(1).
[17] 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渤海国史·统治机构与政治制度·地方建制与部落体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19-320.

A Study on the Military Towns and Fortifications of Deli Fu Deli Town and Other Border Areas of Bohai Kingdom

Wang Xiaohua Liu Xiaodong

Abstract: The name of Deli Fu (德里府), the frontier town of Bohai Kingdom, should be adopted from the encyclopedia *Siku Quanshu* version of the history book *Tang Huiyao*, rather than from the *Tang Huiyao* compiled at the Hall of Martial Valor. The latter named Deli Fu as Xiande Fu. Bohai Kingdom set up military bases near Deli Fu and monitored the tribes there. In this way, the kingdom not only kept enemies at bay, but also threatened them with pre-emptive strikes. At the same time, military towns were built along the border of the kingdom to protect important border passageways. Along with those in Deli Fu, there should be six passageways in the military towns of the Bohai Kingdom. Deli Fu used to be called the Boli State of the Heishui Mohe (黑水靺鞨). As for why the Boli State was later called Deli Fu, transliteration may be the answer.

Key words: Bohai Kingdom; military Towns; Deli Fu; Deli Town (德理镇)

责任编辑:王 轲